

三个萝卜和一块银元

汝河南岸有个小村，有一户李姓人家。父亲叫李根山，儿子叫李福顺。李根山早年丧妻，因家穷没有续娶，独自带大儿子，父子俩相依为命，靠着几分坡地艰难度日。

1947年11月的一天，父子俩听说部队边过，村里人都躲出去了。李根山对儿子说：“娃呀，咱俩也甭躲了，家里穷得日无了当的，还怕啥呀！”因此父子俩就在一间草房子里坐着，想等大部队过后再去干活。从早上躲到晌午，听听外边没有了动静，儿子福顺说：“爹，大部队可能过完了，咱们出去吧。”李根山见儿子耐不住心了，就对儿子说：“中啊，你先往外摸一圈，真没有兵了，咱爷俩出去拔萝卜去，眼看天越来越冷了，咱那萝卜还没收呢，一旦下雪上冻，萝卜就坏了。记住如果还有兵没走，你可不敢瞎转，赶紧回家别闹。”

儿子福顺很听话，答应一声出去了。李福顺出了家，到村外一看，大部队并没走，有一队士兵正在村外一块麦场上，有的坐着，有的半躺着，有两个兵正围着个临时搭起的灶火，似乎正在烧饭。李福顺并没有听他多的话，而是望了麦场上的兵们一眼，转身往自家的萝卜地走去。他有自己的心思，心想这么多兵，不知自家的萝卜会不会被他们拔掉。

李福顺走到自家萝卜地，仔细一看，地里有脚印，再仔细一看，地头上有三颗萝卜被人拔了，留下的萝卜坑还很新鲜。李福顺看到丢了三个萝卜，料定萝卜就是被这伙兵们偷拔了。年轻人火气大，他正要去找那些兵们理论，忽然发现一个萝卜坑里放着一块银元，李福顺心想：

这肯定是那些兵们偷拔萝卜时不小心丢在这儿的。管他哩，你偷俺家萝卜，俺拾了银元也不给你们，两清，三个萝卜换一块银元，不吃亏还赚呢。李福顺拾起那块银元，喜滋滋地回了家。

李福顺回家把这件事讲给爹听。李根山一听脸色大变，忙说：“孩呀，你惹大祸了。”

李福顺撇嘴说：“他偷咱的萝卜，咱拾他的银元，咋惹祸啦？”

李根山教训他说：“那些兵们丢了银元，还能不找？他在咱萝卜地找不到丢的银元，找到咱家，他拿的有枪，你不给他，他能饶了你，这不是惹祸是啥？走，把银元还给人家。”

李福顺心里不情愿，但他多拽住他的胳膊把他拉出来，去麦场那边还银元。

父子俩走到麦场边，那儿的兵们一见到他俩，都很高兴，争着和他们搭腔说话。其中有人人说：“老乡，俺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，是来这儿为穷苦百姓打天下的，你家有啥难处，只管说吧。”原来这伙兵们以为父子俩是遇到困难来求助的。

李根山忙说：“老总，我是来还钱的。”

那人听得一愣说：“还钱，你们不欠我们钱呀！”

李根山认真地说：“不是，你的老总们把一块银元丢到俺家萝卜地了，俺娃子拾了，来还给你们。”

这时，一边正烧饭的一个兵听见了，急忙走过来：“报告连长，刚才我在那边的萝卜地里拔了老乡三个萝卜，按照纪律，把一块银元放在那儿了。”

那个被叫做连长的一听，回头笑着对父子俩解释说：“老乡，我们的战士拔了你家三个萝卜，不知道是谁家的萝卜，就放了银元在地里，那银元是给你的。老乡，我们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，损坏东西要赔偿，这块银元就是给您的补偿，你放心拿回去吧。”

李根山听糊涂了。一块银元能买多少萝卜呀，拔他三个萝卜就赔偿一块银元，他不敢相信竟有这事。看他发愣的样子，那连长又说：“老乡，真是给你家的。咱们解放军就是为了解放穷苦百姓的，别说一块银元换您三个萝卜，就是您家没萝卜，给您一块银元也是应该的。你别怕，拿着银元回家吧！”

李根山听着，仍然不敢相信。他想起前年村里发生的一件事。国民党的十三军从他们村边过，一群兵拿着枪，闯进村里，老任婆家，把老任婆辛苦养大的几只母鸡抓了就走。老任婆孤苦一人，养这几只老母鸡指望鸡子下蛋卖了换盐吃哩。自然不肯罢休，就上前阻拦，不料那些抓鸡的国民党兵眼一瞪，举起枪托朝老任婆一阵乱打，直把老任婆打得满脸是血。鸡没留住，还挨了一顿打。没想到今天遇到了另一种兵，和国民党兵真是天地之别。

想到这儿，他满怀感激地说：“老总，给一块银元太多了，要不银元您还收下，扔给我两个铜钱就中了。”

那个连长笑道：“老伯，你别推让啦！我在家时也是个种地打活的，出来当兵，就是要推翻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，为咱老百姓过好日子才打仗的。我刚才说了，你别怕，只要您家需要，让我们给您家干活，我们也乐意。”

李根山忙说：“你只管开口，啥事我都替您办！”

那连长说：“你看我们来到这儿，村里的老乡都躲出去了。你能不能去找找他们，让他们赶快回家，该干啥干啥，别怕我们。他们如果不相信，您就把您的事讲给老乡们，我们的话老乡不信，您的话老乡肯定信。”

李根山连忙说：“老总，甭管啦，这事

交给我啦。”

正说着，来了一个兵，到那连长跟前敬个礼说：“郑连长，营长让你找个向导引路，今天晚上部队出发到南山去，找不到向导。”

姓郑的连长听罢，还没有回话，一旁的福顺猛地插话说：“你们往南山去，俺给你们带路。那里路我熟，俺舅家就是南山的，那路我常走。”

李根山听见儿子这话，心里很高兴，急忙说：“是真的，这娃子一年能往南山两趟，让他带路啥事也没有。”说完，拍了儿子一掌，说：“娃，引路去吧。不能引错路，出差错回来我打你屁股。”

那天下午，部队没有出发前，姓郑的连长带着几个战士，帮着李根山把他家的萝卜收拾得利利索索。李根山也帮解放军叫回了不少躲到外边的乡亲们。据说，那姓郑的连长还因为执行群众纪律好，获得了团长的表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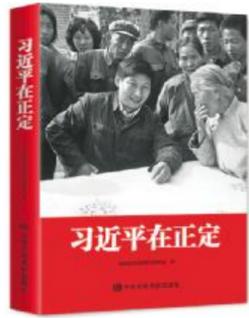
选自汝州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编辑出版的《汝州市老区革命故事》一书

作者：常文理 供稿：陈凝



扫描二维码收听三个萝卜和一块银元的革命故事

·连载·



(上接第2831期)
后来，我也了解到他作为知青下乡的一些经历。正是这些和老百姓在一起同甘共苦的日子，奠定了他心中为民、亲民、爱民的情怀，奠定了他治国理政的根基。

“习总书记那几年县委班子空前团结”

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“干将”，都非常利落，非常果断。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，做事踏实，同时他们也很“单纯”，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。可以说，习总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

县委班子，是空前的团结，凝聚力很强，战斗力很强。他们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是一门心思干劲十足地抓工作、上经济，为的是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

采访组：贾俊华同志，您好！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那段时间，您在正定县委办公室工作。请问习近平同志当年给您留下的第一印象是怎样的？

贾俊华：习总书记是1982年初春到正定来的，我那时候想：北京下来的干部，应该穿得很气派，官架子不小，派头十足吧。但是我见到习总书记，发现自己猜错了。他穿着一身半旧的绿军装，脚上穿一双黑布鞋，很朴素，面相很憨厚，跟人说话很亲切，跟咱们一般老百姓没多大区别。这就是习总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当年刚到正定时，各方面情况都不很了解，而且和县委班子成员也有一个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。请根据您的情况讲讲当时县委领导班子是如何搞好团结的。

贾俊华：习总书记来正定，一开始是担任县委副书记。他很尊重老书记冯国璋同志，与县委班子成员非常团结，在工作上配合得非常好，冯书记对习总书记也很爱护。

当时的县长程宝怀同志，思想比较解放。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同志原来是河北省委书记(当时省委设有第一书记)，曾任中共中央委员，视野开阔，站得高、看得远。所以，程县长、玉兰书记他们两个和习总书记，在改革开放方面思路都很清晰，也都很有冲劲，很多时候他们三个人在工作上是一拍即合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从全国来说，不光是经济上百废待兴，“十年浩劫”也把人民的思想禁锢住了。那时，家里养几只鸡、养头猪、养几只鸭子，都不允许，都会被扣上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帽子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政策逐步放开了，人们胆子还是小一些，不敢搞规模家庭养殖。习总书记为了鼓励农民发展养殖、多种经营，到村里培养专业户，并定向扶持。玉兰书记也亲自到村里去宣传政策。

我也曾经跟习总书记调查过乡镇企业。南牛乡路路村有一个花盆制造厂，我们到那里搞调研，看他们的生产过程，就是用机器把泥胎加工成各种形状，然后放在炉子里烧。习总书记对工艺流程问得很仔细。我们走的时候，厂领导要送给习总书记花盆，习总书记谢绝了。

以习总书记为代表的几位县委班子“干将”，都非常利落，非常果断。他们几个人头脑敏锐，做事踏实，同时他们也很“单纯”，脑子里想的就是工作。可以说，习总书记他们那个时候的县委班子，是空前的团结，凝聚力很强，战斗力很强。他们没有别的想法，就是一门心思干劲十足地抓工作、上经济，为的是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

采访组：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和正定县委班子是怎样“抓工作、上经济”的。当时各项工作的推进情况如何？

贾俊华：我们正定著名的作家贾大山，和习总书记交往比较深。贾大山对习总书记的评价是“不穿西装的改革家”。

习总书记担任正定县委副书记的时候，下大力气调查研究，筹划和推进了很多事情，比如农业实行“大包干”，当时正定县在整个石家庄地区都是领先的。他当县委书记以后，领着县委班子全面推进各项工作，短短两三年时间就为正定打出了一片新天地。

当时习总书记为了发展旅游业，要兴建荣国府，县里钱不够，好多人观望，存有畏难情绪。这事到底行不行？荣国府投资需要300多万，建好以后能收回投资吗？当时，大佛寺的门票是5分钱，荣国府的门票价格能定到多高？定低了，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投资；定高了，会有游客愿意来吗？正当县委班子难以决策的时候，玉兰书记回来了，给了习总书记很大支持。

(未完待续)

中央党校采访实录编辑室 著
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

妈妈的油烙馍

●王瑞敏



擀得很薄很薄，然后抹上一层棉清油，撒点葱花，再折叠起来擀薄，这样反复好多次，最后擀出的馍厚薄均匀，圆润光滑。把整子烧热后，再抹一遍油，接着才把擀好的馍放在整子上。烙到五成熟时最为关键，这时的火苗不能太大，一只手指按压在馍的中间，并慢慢地拨动旋转，另一只

手用馍批儿从边沿向中心掏压，一圈又一圈……薄薄的油烙馍被掏得足足有两指厚，最后烙熟的油烙馍要从整子上小心地托下，轻轻的放在馍筐儿内。

妈妈有一绝招，把上顿做的玉米糝或米汤掺上点油脂和面，食用时用手捏住馍边提起轻轻一抖动，整个油馍马上散成一团一团，又软又细又均匀，馍里面散出的热气掺着葱花儿的香味升腾起来，弥漫了整个屋子，不等油馍入口就已经把你给“醉”倒喽。儿时上学时，妈妈会扯一点油馍放在我的书包里，课间和要好的同学偷偷享用，听着同学的夸奖极为受用。大哥每次回部队，离开的时候背包里一半都是妈妈的油烙馍，那些小兵哥哥都眼巴巴的盼着大哥回家……

妈妈说过，烙油馍难就难到“火候”上。小时候妈妈烙油馍用的是铁整子，把柴禾在锅底摊开，烧均匀，锅里哪边凉就窜火，哪边热就用火棍打灭，用小火慢温着烙。先把锅烧热了，里面不用放油，直接放入锅里烙，它的香味主要是发自面粉本身的那种香气与自然。因为薄，在热锅上一烫很容易烙糊，所以还要不停的翻着个儿来烙。随后，在烙的过程中会不断的起一些大的小的气泡，等到能闻到烙馍的香气，颜色变微黄时，烙馍就烙好了，那香气一直香到你的心坎里。圆圆的、软软的摸上去真想赶快咬上一口，卷上事先炒好的辣椒，咬上一口，有时甚至不放一滴油，但我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，给肉都不换哟。

妈妈对烙馍的工具是很讲究的。整子一定要用生铁铸成，要用农作物的秸秆做燃料，翻馍的批儿要用竹子削成，还要用植物油浸泡一段时间后再使用，她说只有这样烙的油馍才会柔软外焦，吃起来绵香

可口。现在细细想来，妈妈这样做是很有科学道理的，农作物秸秆燃烧的温度比较平和，火焰能填满整个整子底部，这样厚厚的整子就能受热均匀，温度不会忽高忽低，烙熟的馍就避免了被炕糊。

长大后经常到姐姐家蹭油馍，姐姐每次都要烙上好多个让俺这个小馋猫儿连吃带拿。有一次，我只顾狼吞虎咽吃油馍，姐姐端着碗喂我稀饭怕噎住我，当我心不在焉吞进一大口稀饭时，才发觉滚烫滚烫，咽也不是吐也不是，烫得我流了两眼泪，那个狼狈相，小外甥在边上拍着手笑，糗大啦！

小时候，为了让我这个“小吃货”吃上热腾腾的葱花油馍，老妈早早起来，支上铁整子，舀水和面，动手烙馍，我一觉睡醒爬起来，就赶紧拉个凳子围坐在灶台上。老妈烙的葱花油馍会起层，一层一层的就像千层饼，虽然色泽没有现在的黄焦油亮，但那原汁原味的麦香实在诱惑细小的胃口。嚼着热油馍就着一碗玉米糝煮红薯，还有一碟炒土豆丝，那滋味，啧啧……

在我们河南，习惯将烙饼和馒头统称叫作馍，馍所包括的种类相当广泛，有百十个多花样，可分烧、烤、煎、烙、蒸、贴等多种烹饪方法。火烧馍、烙馍、瓷面馍、发面馍、煎饼馍等，都是靠烧烙而成，尤其在老汝州，各种各样的馍馍别有风味，像炕锅盔、豆面虚糕、蒸菜馍、炕火烧、锅贴馍……

烙馍的整子，是用生铁铸成的圆形炊具，边沿低中心稍凸，形同大龟壳而得名。这整子是一种从远古传承至今的制作面食的工具，考古证实仰韶文化居民已经创制有烙馍的陶整子，年代最早的馍整是在5000年前的遗址中发现的。从原始部落的石整到受热均匀的陶整，从夏商周开始使用的铜整到延续到近代的铁整，再到时下的低碳环保的电磁整子，这种烹饪器物离不开民众的日常生活，只是材质和加热方式在变化，烙馍的原理还是一模一样。

另外，在河南登封高村宋代墓葬发现的壁画，有一幅“厨娘烙馍图”，画面上有三个执事厨娘，一个在擀面，一个用整子在烙馍，一个端起烙好的馍要离开。清顺治年间的诗《北道行》中，这样刻画洛阳的烙馍：“白面调水烙为馍，黄黍杂豆炊为粥。北方最少是梗米，南人只好随风俗。”从这些可以看出，烙馍这类面食不但历史源远流长，而且深深扎根于河洛沃土。

妈妈做的家常饭在老家是出了名的，尤其是她的烙油馍、手擀面和金红薯，让人赞不绝口，我最爱吃妈妈烙的油馍。在那个“红薯面、红薯馍、离了红薯不能活。”的年代里，没有过多的白面吃，只有过节或者家中来客了，妈妈才烙一两张油馍，也只有这时我们兄妹几个才能吃上几口，常常饿得争抢着吃盛馍筐儿里的碎馍渣渣儿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，生产队里只要来了住队干部，都会派到我家吃饭，每天给母亲的补助是一斤白面。队里的阿妈们为此眼馋得不得了，都纷纷向妈妈领教烙馍的诀窍，在妈妈的影响下，大都掌握了烙油馍的本事，但和妈妈比起来，还是差得远哩。收麦时节，老爸是生产队长，和哥哥姐姐们常常晚上碾场打麦，家里的后半夜是母亲烙的油馍，妈妈要忙乎大半夜。看着馍筐里的香油馍，把我馋得直流口水，就央求母亲给我扯些吃。老妈只扯了一角儿笑着对我说：想吃油馍光偷懒不干活可不成。我年纪小哪里有力气打场？在麦场里晃游一会儿后，就偷偷躲在麦秸垛后面睡懒觉去了。

每次吃到妈妈烙的油馍，我感觉到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。记得初二那年，生活好了些，家里刚买了一台旧电视，有一次吃晚饭，妈妈和面、烙饼，哥哥烧水，姐姐熬粥，老爸炒菜，我在边上看的亦乐乎，一家人看着电视吃烙馍，虽都是家常便饭，但吃得是那样津津有味。我一口气吃了四、五张，一个劲儿地打饱嗝，二哥刮着脸羞我，老爸故作关心地对我说：姐儿，吃恁多，可别撑哩晚上睡不着，快去刷碗消食去。满屋子都是笑声，那场景至今想起来都令人回味。

妈妈烙馍的过程姐姐一直记着。妈妈擀馍很仔细，把能做一个馍的面团儿

正月十七点灯盏

很久很久以前，咱们的一位老祖先，性子刚烈，心直口快，只要他认准的事，没人能把他劝回头。不知他为啥得罪了老天爷，老天爷怀恨在心，准备在正月十七晚上投放天火，把这位祖先和这方土地上的人全部烧死。

这件事被一个算卦的知道了，他想了一个破法，告诉人们在正月十七晚上，用面捏一些灯盏插上棉芯，添上棉油点着，放在屋里院落、门前、街道等地方，过半个时辰，便会灾消难化。

这个方法被一传十，十传百地传开了。就这样，一过元宵节，家家户户日夜不停，赶忙用面作灯盏。到了正月十七晚上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争相拿出自己捏的灯盏来。由于人多手杂，捏的灯盏各种各样：狼虫虎豹啦，蝎子蜈蚣啦，金鸡凤凰啦，石碾仙桃啦等等，啥都有。人们把这些东西放在大街小巷，屋里屋外的各个角落，天一黑就都点燃起来。

这时，时辰已到，老天爷命令火神下界喷放天火。火神遵命行事，推开天门一看，大地一片光亮，映红天空，以为已经着火了，慌忙禀报老天爷，老天爷出来一看，果然火光冲天，也认为是天火在下界燃烧，就得意洋洋地回宫歇息。

就这样，小小灯盏救了这一方的百姓。

后来，人们唯恐老天爷再发狠心，投放天火，每年正月十五过后，各家各户便用面捏一些灯盏，有捏得好的，还常常被请去帮忙，到了正月十七晚，那些形态逼真，惟妙惟肖的动物，背上点着一盏灯，把屋里屋外，大街小巷照得亮堂堂的，就这样，祖祖辈辈一直沿袭到今。

到现在，谁家女儿出嫁，总要捏一些灯盏，在正月十七那天送到婆家，好在天黑点燃灯盏，为全家免灾祛难。

来源：《汝州民间故事》